

年

卷

期

1

10

第

第

# 精神誠蕩

## 目 要

第一卷

時事評述

墨西哥華僑被逐離境……………希曾

自治經濟費無着與訓政建設……………老梅

今後日本應有之覺悟……………逸株

漂泊在滿洲的朝鮮人……………鏡幻譯

長江水災與國人今後應有的覺悟……………兆喜

一個留學生(獨幕劇)……………舒之

第十期

# 總 理 遺 像



## ◁ 總 理 遺 囑 ▷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中國自從一八四二年和英國訂了南京條約後，關稅便失了自主權。不過這時候的稅則，雖然已經大部份規定了值百抽五稅率，但是還有值百抽十的。到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之役後，英法等國藉戰勝餘威，強迫改訂稅則，才規定不論輸入輸出，一律值百抽五。後來雖然於一九〇二年和一九一八年改訂了二次，但是這二次改訂，不過改訂了貨價，不曾改訂稅率，所以值百抽五的稅率，可以說五六十年來從沒有改過，在輸入品中，如競爭品，奢侈品，便利品，必需品，利益品等，稅率本來應當有差別的，有的應當特別減輕；以資提倡，有的應當特別加重，以資抵拒的，但是中國的關稅，則一經協定為百分之五，便任何物品都不能變動，以致需要的外貨則無法獎勵其輸入，不需要的外貨却也无法抵制其輸入。美國對於小珠花邊髮網等輸入，抽稅百分之九十；日本對於捲烟的輸入，抽稅百分之三百五十五；國國對於菸葉輸入，抽稅百分之二十五。他們採取這種辦法，自然可以抵拒這些物品的輸入了。但是他們對於運入中國的貨物，却不許中國比值百抽五多收一個錢！



# 時事述評

×……×  
 墨西哥……危急存亡的關頭了，內則洪水汎濫  
 華僑被……，致蒙百年未有之大劫，外則先之  
 逐離境……，以朝鮮華僑被人慘殺，今則墨西哥  
 的華僑又被驅逐，遍地荆棘，迭受蹂躪，吾民  
 何辜，遭此荼毒？！

查墨西哥華僑之被驅逐，是因為該國順善  
 兩省的雜貨營業，華人佔十之八九，已夙為墨  
 人所妬忌；加以邇來在美墨僑回國至順善兩省  
 者數千，排華黨乃藉口愛國救國，勒令華僑停  
 業，驅逐出境。而排華黨首領為前任總統加野  
 氏，其子現為順省新選省長，匪特官廳被逼，  
 不能干涉，即墨外部亦無法制止，——王外長

中國現在真是內憂外患，到了

九月三日談話，見天津益世報，——以致釀成  
 這次大規模的驅逐華僑之舉，而我熊崇智公使  
 向其總統交涉，亦無結果。現被迫離墨華僑之  
 麇聚墨美交界斯蘭地方者，約有三千餘人，美  
 國政府以移民律之故，亦不允其通過，進既不  
 能，退亦不可，欲暫留居，亦不可能，處此進  
 退留皆不可的三難之中，為勢極窘；並且被墨  
 人之暗殺或戕害者，又時有所聞，當此情景，  
 曷勝危險！吾人試閉目凝神的易地而處，有不  
 為之揮淚而痛哭者，可謂絕無心肝。

墨西哥不過北亞美利加洲之一小國耳，而  
 敢於不顧國際信義，驅逐華僑出境，其夜郎自  
 大，目無中國之蠻橫兇態，可以想見。可是吾

人亦有自取之咎，我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空無所有之紙老虎被人戳破，龐大的中華，固已成了各帝國主義者之禁脔，而各地的華僑，即成了人家俎上之肉，任人蹂躪，任人宰割，所受的痛苦，簡直是不以人類相待，孫總理目擊慘狀，怒焉憂之，奮臂一呼，提倡革命，於是各地的華僑歡呼萬狀，以爲從此或可脫離惡魔的羈絆了，輸助鉅款，一再至三，甚至罄其所有，毫無吝色，實以其所受各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太深，忍無可忍，原冀推翻喪權辱國之滿虜，而樹立賢能政府，提高國際地位，以享中華大國民之自由幸福！

現在已是民國二十年了，連年干戈不息，滿目瘡痍，國際地位雖稍增高，然離平等的地位尚遠，不平等條約雖亦幾經修改，而束縛如鐵鍊者還不知有多少，國內既依然是受各帝國主義者的種種侵略，而各地的華僑仍是受人家的盡量壓迫，含辜茹苦，忍氣吞聲，即如此次

墨西哥華僑之被驅逐，我國果有與人相周旋的能力，彼固不敢施此無理的舉動，即有之，亦可提出嚴重抗議，使其屈服於真理之下；而今竟抗議無效，祇得轉請美使斡旋，其懦弱無能之形態，業已完全暴露，而栖栖異域之三千僑胞，亦惟聽其櫛風沐雨，愛莫能助，不特當事者創地呼天，苦痛萬狀，而各地華僑聞之，恐亦『兔死狐悲』，對於中華祖國將發生一種疑慮了。

我國爲五千餘年文物之邦，地大物博，而今竟國弱民貧，國際地位如此低落，雖其原因不一，而受賜於戰爭，實爲惟一的致命傷；一般野心者以鷄蟲得失，頻年殺伐，不知如何叫做國家，更不知甚麼爲國際地位，祇知爭權奪利，以饜無窮之慾，惛然罔覺，抑可哀已！

『有強權，無公理』，乃是國際間的慣技，『遠東病夫』之多，現在各帝國主義者仍以之加在我國頭銜之上，所以我國每次與各國發生糾



，究竟是否還能繼續的延長下去，真要是一個重大的疑問了，假使把先總理艱難締造的中國國民黨，和其畢生慘淡經營而造成的光榮歷史，竟在我們這一般同志的手裏，把他斷送了，本黨先總理在天之靈，如果有知，那真就不知要如何的痛心下淚了。

溯總理革命的目的，就是對外要使中華民族與國家，能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民族，立於平等的地位，對內的政治，是要造成真正民主政治的國家，對於社會是要造成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總理基於這三種目的，便創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遺留給他一手創成的本黨，——中國國民黨——遵為革命建國的唯一準則，領導着全國民衆，去作自救的奮鬥，本來中國自辛亥革命，把滿清政府推倒後，不幸政權竟被軍閥官僚所把持，外有各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內有軍閥官僚土豪劣紳之吮吸敲剝，雖名義上稱為民國，實際上

絕為軍閥官僚之分割政治，民生困苦，國勢岌岌，總理見到國家此種危機，非實行革命不足以挽救，惟革命須有堅固有力之革命團體，然無完善精當之主義，以為革命之準則，而資號召民衆，雖有強固有力之團體，仍不為功，故總理本其革命四十年之經驗，參照古今中外政治經濟之學說，並根據中國現實之環境與狀況，取精拔萃，瀟盡心血，而後著成三民主義，此種主義，不但洽合中國之實情與需要，且為世界上各種革命學說之最精萃者，蓋無論某種學說與主義，其所研究解決之問題，非一即二，決未有能同時解決兩個以上問題者，惟三民主義，乃同時研究解決三個以上之重要問題，至其實行之辦法與步驟，且更穩妥周密，而無些少絲毫之滯礙與流弊，蓋世界上任何之民族與國家，即發生問題時，無論於其民族或政治經濟上，發生一個或兩個問題，決不至同時發三個問題，惟中國則非但民族受各帝國主

義者之侵略與壓迫，而政治與經濟問題，亦同時需要解決，而三民主義，則正為解決此三個問題之鎖鑰，故此種主義，實為世界上一切學說與主義中之最偉大精萃，而為其他學說與主義，所望塵莫及者也。

三民主義之內容，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相合而成，前曾約略述之，惟此主義，乃具有連環不可分斷之性質，換言之，即表面雖似三個各不相同之主義。而實行上，則須三個同時實行，同時實現，而不能成有先後輕重之分也。蓋中國目下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亟待解決之問題，乃互相關連而有關係，即民族問題不解決，民權，民生問題，即無解決之可能，民權問題不解決，民族民生問題，亦無解決之希望，民生問題不解決，民族民權問題雖解決亦屬空洞而無益，故此三個主義之三民主義，形勢上雖似分別不同，而實質上則仍為一個也。

三民主義之性質及內容既如上述，當無再事申論之必要，而本文所欲討論者，則為三民主義之實行步驟問題，蓋三民主義之實行與實現，固須同時並舉，此同時解決的三個問題之進行步驟上，究不能不有先後之順序，良以革命必先掃除障礙，障礙掃除，而中國人民之知識，以教育不普及，又多參差不齊，且三民主義乃包含民族，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專門學問之主義，更非缺乏知識之人民，一望即能壑焉貫通，一目瞭然也，故本黨總理於革命建國準則之三民主義外，更著有建國大綱，此建國大綱，即規定革命建國之步驟者，其內容分建國之程序為三個時期，即第一為軍事時期，此時期為以武力掃除建設障礙之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此時期為建設之障礙業已掃除，乃限一定之時間，訓練民衆，使明瞭三民主義之真諦，並指導其運用四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及試行地方自治之時期

，第三爲憲政時期，此時即民衆已受相當之訓練，對於三民主義，已清楚明瞭，且已熟於四權之運用，地方自治已有成績，此時即由人民自己選人組織政府，本黨即於此時將政權交還於民選之政府，而完成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

以上乃本黨先總理所定建國之程序，爲本黨所應遵守奉行者也，惟刻下中國已竟統一，雖廣東最近又有叛變之舉動，然中國二十四行省，確已有四分之三，在政府指揮管轄之下，不可謂非脫離軍事時期，而入於訓政時期矣，對於訓練民衆運用四權，試行地方自治等工作，實爲目下急要之圖，本黨必須監督政府雷厲風行，務使民衆於最短期內，對於三民主義，能澈底明瞭接受遵行，同時對於地方自治，更應特別努力，促其早日實現，蓋地方自治，乃本黨政治主張之初步的基礎，如地方自治不能實現，其他一切政治建設，根本即無從進行，且訓政時期，所規定者一僅爲六年之短促時

間，在此六年有限之期間裏，於此艱巨偉大之工作，即竭本黨全力以赴之，尙恐未能盡如所期以實現，若再苟且敷衍，漫不關心，則六年之期間易過，而此艱巨之工作，怕還是要一無所成，諸仍其舊，事久則變，彼時國家之狀況與環境，是否還如目下一樣，人民之知識如意識，是否還如目下相同，則不可得而知，彼時本黨即再想努力，而環境與事實，是否還能允許，亦屬不可預知之事矣。

日前閱報，見載有天津自治經費無着，執其實者，竟束手無策，因不能作無米之炊，大有宣告停頓，或竟取消之勢，令人閱之不勝詫異，夫天津市乃華北第一商埠，其一切稅賦之收入，實較縣治不啻霄壤，年收額不下三四百萬元，縱令開銷額巨，當亦不至極窮巨困，無論於何處稍加撙節，此有限之自治經費，當亦不至無着，今竟以無經費，自治進行困難相聞，實屬令人驚奇，須知自治乃準備實行憲政之

基礎，將來之市政府，即須交於民選之市長執行政務，然欲民選之市長，能以產出，則又必須自市民之自治始，果政治當局能誠意扶助民衆，能誠意接受本黨之政治主張，就不能把這地方自治的工作，過於敷衍忽略了，不但不應敷衍忽略，並且還須積極的提倡扶助，務使本黨政治主張的初步工作——地方自治——能充量發展，早日實現，這才稱得起是本黨忠實的同志，才稱得起是先 總理的忠實信徒，否則因中央的一紙命令，存着不得不虛應故事的

心理，在各街區掛上一片自治的招牌，隨便找幾個地方的所謂耆宿，在閒暇無事的時候，在這掛了招牌的屋裏，任意談談天，下下棋；或者仍然把他當作了街長村長一樣的使，應應官差，傳傳官家的命令，這樣的自治，真是有莫如無，還不如把那片自治的招牌，痛痛快快的扯下，使民衆很清楚的知道，這是對於三民主義，根本不實行了，你們自己去幹去吧！還較爽快，但是本黨的前途，其將有如何的結果！則誠屬使人奈思索矣。

（老梅）

## 牛 蘭 案

### 宋慶齡聲明無關說

（上海中華社電）宋慶齡返滬談。本人到京。純爲謁靈及訪問知友。外傳對牛蘭案有所關說。並非事實。記者詢以出國時期。宋答尙未確定。

## 下月十八日奧國大選

### 各政黨積極競爭

【維也納專電】奧國總統選舉。定十月十八日舉行。各政黨已在籌備作選舉競爭。現在各主要候補員。已經入冊。基督社會黨讚助總統米克拉司氏繼任。而社會民主黨則公舉國務理事會主席倫勒氏為該黨之候補員。農民與親德兩黨為奧國署名中等黨派。彼等對米克拉司重新被選一節。尚多懷疑之處。然該兩黨至今仍未公佈意見。



## 今後日本應有之覺悟

逸●  
株●

### 序言

世界上一切都不斷的進化，同時也就是都不斷的變化，溯原始時代的人類，本是各自覓食，各自穴居，既無團體之組織，自談不到社會國家，迨後知識漸有進步，遂由漁獵以至游牧，繼由游牧而至稼穡，自此之後農業漸興，諸事大備，人類之一切生活也就漸趨安定，而有了秩序更以環境之需要，由散漫而進於有組織，更由有組織而漸生出民族與國家，這一段落即是世界上第一期的進化，同時也就是人類生活上的第一段變化，

至十九世紀末葉，歐西於科學上得到極大成功，聰明的白色人種，竟很迅速的將科學運用於工業之上，自此以後，於人類勞動一項，乃使機器代替了人工，日就月進，精益求精，未逾百年，竟造成了今日下的物質文明，這一段落即是世界上第二期的進化，同時也就是人類生活上的第二段變化。

人類因慾望之無窮，對於一切始終不斷的向前追求，世界上一切也就隨着不斷的發生變化和進化，然而在世界發生第一期進化的時候，人類都只感覺到進化之有益，而未覺進化

之有害，但踏進這第二期的進化時，則人類覺得這進化利厚而害亦深，一方面人類固可因進化，而更得到較豐富之物質文明的享受，而另一方面却又感覺到物質文明之給與人類的深刻痛苦，甚且享受之猶不足以補償痛苦之損失也。

蓋世界上第一期的進化，所有的發明和發現，均只足供人類之享用，而無足致人於痛苦者，所獲雖少，弊害亦無，而第二期進化時之發明與發現，則利害參半，而損益直成比例矣，蓋第二期的進化，乃工業之進化，工業進化了到了極度，則原有之農村經濟基礎，必為之整個衝破、經濟基礎既發生了變動，則一切社會之活動及組織，亦必連帶受其影響而發生動搖矣，社會一切既生變動，人類生活自亦移其形勢，而逐漸形成社會上兩個貧富不同的階級，且國與國及民族與民族間之情勢，亦隨之發生激烈之轉變矣。

工業發達之結果，產品必至供過於求，而

發生生產過剩之現象，私人經濟制度目下的生產者，（資本家）其生產目的，本在利益之獲後，國內產品，現已供過於求，無法容納生產過剩之商品，則為求售牟利計，自有向國外發展，希於國外求得市場，以為銷售其商品之尾閥，一國如此，兩國如此，凡屬工業發達之國亦莫不如此，羣相角逐，則國際間侵奪之機，遂因之以成矣。

然同處於相等地位之國家，（即同為工業發達，勢力相敵之國家）尚無若何影響，而最不幸者，則為弱小民族，及工業落後之國家，蓋國勢相等則互無侵奪之可能，因為工業發達之國家，則相互亦均不能容納對方過剩之商品，欲求達到侵奪之目的，惟有伸張其勢力於弱小民族，及工業落後之國家，蓋此種民族與國家其力既不足以相抗而所欲銷售之商品，亦正為彼等所需要，進攻上既易，所獲亦較多也，然不知因此竟於民族國際間，形成了宰割與被宰

割之兩個不同的景相，此種景相，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延續幾經百年之久，即至今日，猶未見其稍衰也。

1 歐西勢力之東漸、

歐西既以科學之進步，發達了機器工業，以而英國首執工業國之牛耳，其次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其他歐洲各小國，亦均相繼以工業爲圖強之競爭，各國既相互致力於工業，則其連帶所必須注意者，即爲航海之一項，蓋航海術之精與不精，直接足以影響於工業之興衰，欲謀工商業之進展，對此決不能不特別留心也，故英國於積極發展工業之外，同時尤盡力於航海事業之開展，鼓吹獎勵，無一不用其極，各國爲競爭計，亦相繼起而效尤之，如斯航海事業，於工業發達之次，亦以之大見精進，首由英人發現好望角，開闢了由西東航之門戶，數千年來東西不通之障壁，由此遂攻破矣，東西之門戶既開，歐西之商業勢力，乃

漸侵入東亞，而東亞各國之爲此種潮流所沖激者，則又首爲日本印度與中國矣。

2 日本勢力之突起

日本乃太平洋中之一島國，領土不過區區三小島耳，人亦不足一萬萬，當十九世紀以前，尙爲半開化之民族，及歐西勢力東來，以受科學之薰染，因而物質與文化上，均有長足之進展，然初時以國內有藩鎮之亂，國政盡爲藩鎮所操縱，皇室至無支配國政之能力，殺伐時興，民生困苦，當歐西勢力初侵入時，頗受各國之欺凌，嗣以國內志士，鑑於國勢之可畏，羣起倡導王攘夷之說，而各藩鎮亦以環境之險惡，均能大澈大悟，還政權與王室，集中力量以禦外侮，乃有明治維新之舉，嗣後一方抵抗外來之壓迫，一方取法於歐西，積極整飭政治與軍事更特別努力於振興國內之工商業，未數十年，竟一躍而爲世界第一等之強國，以一蕞爾海島小國，而有如此勇猛進步之精神，實

令人不能不欽佩也。

### 3 中國衰弱之原因

中國本爲東亞開化最早之國家，有四千餘年文化之歷史，惟以歷來重農而輕商，致將民族養成安土重遷之天性，及滿清人主中夏，仍採閉關自守之政策，從不肯與海外相通，故歐西於十九世紀末葉，以科學之進步，早已脫離農業時代，而入於工業繁興時期，中國則仍然優哉遊哉，過其中古農業時代之生活，空有廣闊之土地，不能設法利用，徒有天然豐富之寶藏，棄置於地而不知開發，政治昏暗，武備不修，凡百事業，一無進步，及歐西勢力突然衝入，竟至手忙足亂無法應付，迨後外來之壓迫日深，中國之勢力益促，加以連年內戰，災荒頻仍，民生凋弊已極，國家之建設毫無，以致八十年來，受盡列強之壓迫。

### 4 東亞各小國之衰亡與中國之悲運

歐西勢力既漸侵入東亞，而東亞之日本復突

然強盛，如斯東亞各小國，與積弱不振之老大中國，遂相繼陷入不幸之悲運矣，而非律濱羣島中之各未開化民族，首爲歐西各列強，東侵時所征服，奪其土地奴隸其人民，各劃疆域，直如盜賊之分贓，旋而英國又在印度，緬甸，創設東印度公司，以經濟之力量，制印度緬甸之死命，印度緬甸不久遂卽爲英所吞併，繼則法國又奪安南，我國東南之屏障遂以盡失，英法既併印度安南，嗣致全力以侵中國，初有中法之戰，繼有中英鴉片之戰，然兩次戰爭，我國均遭敗北，英法兩國乘其戰勝之威，乃強迫我國開放長江及沿海各口岸，許其自由通商，並迫我賠款割地以償其軍費，是以國土國權損失甚巨，自此之後，中國卽陷入不可恢復之境地矣，洎乎庚子拳匪之亂，八國竟一致向我聯合進攻，毀我國防，（此役議和時曾迫我毀大沽口炮台）擾我首都，迨後講和，損失較前更巨，除賠款開放口岸外，並強迫我與彼定立許

多不平等條約，（如海關稅協定領事裁判權等）外國之駐兵於我國內亦自此始，中國經此幾次失敗之後，竟將國家弄得百孔千瘡，益至不可收拾，然各國既以武力壓迫，並迫我與彼定許多不平等條約以爲其護符，如斯政治經濟之侵略，雙方並舉齊進，商業上除將其國內之過剩商品運銷我國外，並利用中國低廉之人工，便宜之原料，設工廠於中國通商各埠就地製造，就地銷售一轉手間，即可獲得厚利，至於國內商人，知識既屬簡單，資本又極薄弱，加以外國商人，有不平等條約爲保障，於賦稅上，除繳納少許之值百二五關稅，再納少許子口半稅後，其商品即可行銷全國，國商則賦稅重重，阻碍橫生，因而更難與外國商人競爭，故全國商業市場，盡爲外商所壟斷，上至國家建設用品，下至人民日用所需，幾無一不爲舶來物品商，商業上之狀況若此，至於金融方面，則外人在我江海沿岸各大商埠，設立許多銀行，

除經營銀行應爲業務外，並任意發行鈔票，辦理儲蓄，中國人自受外國幾度戰敗之後，遂對外人起了一種無意識的信任，此雖中國人意志薄弱，妄信外人的一種病態心理，然亦不能不歸咎國內銀行，與人民之印象太惡，蓋中國自滿清推翻，建立民國以來，以政權旁落於軍閥貪官之手，各校地盤，如同分封，於其勢力範圍以內，濫設銀行，廣發鈔票，政局一有變動，則銀行即行關門大吉，否則亦必鈔價跌落，等於廢紙，致人民吃虧再四，損失不資，遂爾一聞爲中國自己所設之銀行，不覺即自然失去其信仰，寧肯將款存於外國銀行而倒債，亦不肯存於中國自己經營之銀行，此種心理已成全國普遍之現象，而尤以軍閥政客之此種心理爲堅定，蓋軍閥政客之金錢，均爲搜刮而來之民脂民膏，良心上無論自己已知其爲不義之財，即法律上亦不能盡認其所有爲得當，倘將此款存入中國自營之銀行，設遇政變必爲繼來者

所追究，而被其整個沒收，爲安全計，自有存諸外國所經營之銀行爲妥當也，有此種種原因，外國銀行遂得盡量吸收國人遊動之資金，卽以此款作爲資本，貸與國內商人，或向國內有利之事業投資，以至貸與我政府，作政治上之投資，一轉手間，卽獲得厥大之利益，此乃我國經濟上一大漏卮，且我國實業不振，由來已久，每年對外貿易，輸入超過輸出額爲數甚巨，總理於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第四講，曾有一個統計說，『中國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每年要被外國奪去十二萬萬元至十五萬萬元』這個統計還是根據民國十二三年時海關之報告而來者，依近幾年國內兵燹天災相循不輟，實業凋弊到萬分的狀況來，恐爲數尙不止此，總而言之對外貿易，輸入額超出輸出額爲數愈大，則中國之對外負債愈重，對外負債愈重，則經濟之活動，必愈爲外人所把持，故中國因有以上之兩種原因，乃被外人整個支配了中國之金融，經

濟乃國家存亡之命脈，中國之經濟狀況如此，欲政治上不受外來壓迫與侮辱，如何可得，故中國於民生凋弊困苦之次，政治上更受了各列強厥大之束縛，海關不能自主，領土不能完整，（國內江海沿岸各重要商埠，幾到處均有各列強之租界與租借地，及居留地與附屬地）司法以有各國領事裁判權之存在，亦不能完全獨立，而各列強更以昔時對我曾爲戰勝國，並以強迫所定不平等條約之規定，商船固可任意航行於內河，卽各國海軍軍艦竟亦任意通行或停泊於內河及沿海各要港，至於各國之陸軍，則於國內更可到處橫行，欺我之甚，亘古未有，故我國於名義上固猶稱曰獨立自由之國家，實際則早已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矣，而所謂次殖民地之者，以中國尙不如殖民地也，蓋殖民地乃作一國之奴隸足矣，而中國則須作若干國之奴隸，殖民地除受其保護之支配壓迫外，則不受其他國家之壓迫與支配，而中國則任何國家皆

可壓迫而支配之，環境之惡劣，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5 日本侵略中國之甚於列強的原因

日本乃太平洋上之一海島小國，地扁人稠，物產缺乏，於十九世紀末葉，復以受歐西科學文明之薰染，突然脫離農業社會，而進爲工業繁興之一等強國，加以民族性天然強悍，富於進取能力，故自藩鎮覺悟，倡導王攘夷，明治維新之後，國勢突然強盛，各種工商業及文化等，均駸駸日上，幾有一日千里之勢，惟其所有領土，僅區區海中三小島，幅員既扁狹，且又磽瘠不甚產物，昔時國內人民之生活，賴捕漁及農業以資維持，今既一躍而爲工業國，謀與歐西各列強工業先進國，並駕齊驅以爭雄，則工業上所需之原料，勢不能不於國外覓一個相當市場，以爲供給工業原料之策原地，而製成之商品，更不能不覓地銷售，以獲得其希望中之盈餘，而其近年來破例增殖之人口，更

不能不積極設法向外移殖，有此兩個自然的趨勢，如斯向外發展之要求，益形迫切不容少緩矣，然大西洋沿岸，早已爲歐西各工業先進國，分割佔據決不容他人再行染指，而其可以找得到之出路，惟有隨於各帝國主義者之後，向太平洋沿岸與其鄰近之各弱小民族，及積弱不振地廣物博之老大中國，伸其利爪耳，蓋其向中國進展，以地勢環境論，均較其向他處進攻爲易也，然其對侵略中國之初步，勢不得不先取得朝鮮，以爲踏入大陸根據，良以朝鮮與中國之東三省隔江爲鄰，有事朝發夕即可至，而東三省之物產，亦較他處更如豐富，農產則有豆麥稻蒿糧玉蜀黍及其他附屬穀類，鴨綠江上游更有廣闊之大森林，皮毛藥材產額亦殊豐饒，至於礦產人煤鐵之產額最富，北滿金礦到處皆有，銅鉛鋁錫等埋藏亦夥，凡此種之出產皆爲工業上必需品物，日本之向大陸侵略，本有兩種主要目的，即第一爲取得工業上之原料，第二

爲向大陸銷售其工業上之出品，銷售其工業上之出品，固須與歐西各列強取同一步驟，向中國各地作普遍之搜刮，而於原料之取得上，則惟有對中國東北部之東三省多用工夫，蓋東三省所出產者，治爲其實際上之所必需也，故於滿清光緒時，藉朝鮮內亂之機，與朝鮮當權之親日派勾結，以保護朝鮮爲名，向朝鮮進兵，而干涉其內政，朝鮮自唐朝以來，久爲中國之屬國，有事自應由中國協助保護，他國焉得妄事參預，當時滿前政府與之交涉，令其將兵撤回，乃日本早已胸有成竹，不單不接受滿清政府之警告，其駐軍及故意向中國駐軍尋隙，遂致惹起中日兩國甲午之戰爭，無如當時中國之軍備不善，不幸致日軍戰敗，迨媾和時日本首即迫我承認朝鮮爲自由獨立國家，至於賠款開放內地商埠，許其自由通商，尙爲第二問題，此其早已存心併吞朝鮮，恐我國從中干涉之意，已至明顯，果然中國承認朝鮮爲獨立國後，

爲時未久，日本即將朝鮮吞併，朝鮮亡後中國東方之屏障盡失，而日本復由朝鮮漸伸其勢力於東三省，以求達其吞朝鮮爲侵東三省之初志，然此時俄羅斯正以地中海無其海軍及商業上航海之出路，極積向東三省致力於旅順大連兩港建築，並由西伯利亞建築鐵路經東三省以達旅大二港，使其海軍據旅順爲根據地，謀相機向太平洋上發展其勢力，同時以大連爲商港，用爲其國內商品銷售海外之尾閘，日俄兩國既均注意於東三省之侵略與經營，因之利害上遂發生不相容之莫大衝突，中日戰爭方歇而日俄戰爭又起矣，日本得英國之援助，乃又敗俄，如斯俄國在東三省所奪之權利，亦爲日本所據，自此之後，日本在東三省之地位與勢力，遂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矣，日本在中國既有鞏固之地位與勢力，則中國所受之壓迫，亦以日本爲最慘毒，蓋日本與中國鄰近形便，操縱上自較歐西各國相距數十萬者爲方便也，誠以由歐

西以至中國近來，交通雖便，動亦須經匝月，日本則於日鮮相隔一海峽，經夜可渡外，由朝鮮至東三省，則有由鮮朝釜山起，經平壤新義州安東直達遼寧（原稱奉天）之安釜安奉鐵路，且自旅大爲日本佔據後，日本即於旅順長川駐有海軍，而陸路交通與旅大海港相連絡者，則又起於旅大經奉天（現改稱遼寧）直達長春之南滿鐵路，至於海道交通，由日本至中國沿海各埠，至遲者一週可達，日本與中國在交通上既如此方便，不獨於軍事上一旦有事，瞬息可達，『總理在民族主義裏說，歐州各帝國主義者欲亡中國，最快也須一個月的工夫，惟有日本要滅中國，不需十天就可以把中國亡了』即平時於商業上，其便利亦較歐西各國勝過百倍，故日本之宰割中國，誠有所謂進退遂心，操縱自如之勢，而中國在經濟上政治上所受之壓迫，亦以日本較他國爲最甚，東三省實際幾已成了日本之領土，姑不置論外，即中國內

地如長江珠江各流域，幾無處不有日本之租界與日本人之居留地，而較繁盛之市鎮村莊，亦幾無處不有日本人，凡有日人之地，幾無處不設日本領事館，凡有領事館處則無處不有日本警察與駐軍，日本人之在中國者，設其盡爲安分守己之善良商民，尙使人可以容認曲諒，然日本人之在中國者，安分經商者爲數甚少，大多皆爲不規則之浪人，（即中國所謂流氓）其所爲者。非販賣毒品（即保庇販賣鴉片，海龍音，金丹嗎啡等）即由國內私運槍械子彈來華，接濟匪人助長內亂，海關每年查獲此種案件，恒以數千百萬計，而未被查獲者，自較此爲數更巨，其爲禍於中國，直不可以想象及之，然以不平等條約之尙未取消，領事裁判權依然存在，無論其運輸之手段巧妙，不易查獲，即使而查獲，中國官廳亦無權處置。（未完）

## 波蘭沿邊 迭生意外事件

波軍槍傷德人斃俄農民

【柏林電】今日波蘭沿邊各地。數次發生意外事件（一）海登堡附近地方。有一波蘭軍官，開槍擊傷德境內行路德人二名。緣彼猜疑該德人等有利己之舉動。（二）一德國官方探員因公赴邊地格狄扎車站。為波警逮捕。押解赴波蘭官廳。（三）俄波邊地。有農民擬私過邊界。被波軍槍斃七人，擊傷二十二。後又有多次同樣意外之事。則係發生在俄境。現在德邊地居民。對於波方之強暴舉動。甚為不安。



## 漂泊在滿洲的朝鮮人

中西伊之助著  
鏡幻譯

### 一、橫眉豎眼

紆藍的天空，十數架戰鬥機，如同出巢的黃蜂，繼續的飛翔於空中。

海岸上，發出了高射砲轟擊的聲音。

號外的鈴聲，激動了全市——請求日本軍隊出動於萬寶山！朝鮮仁川中國人與朝鮮人之衝突……。

大都會的夜間。燈火的管理與制限，竟使全市成了黑暗世界。

這是東洋國際資本主義的前衛都市，演習防空，武裝起來的偉大的大連——七月四日。

這也許是××××××××××前哨衝突開始的暗示？內心裏已有這種渺茫的感覺。我在那天晚上，橫渡日本海，奔往朝鮮。一方面爲看橫眉豎眼的怒顏，一方面爲的是到了朝鮮再開眼界。

平壤已漫漲了垂柳的煙色，雪白的柳絮飛落在朝鮮人的蒿葺屋上，如同白漫漫的瓢花的開放。可是，濁酒醉漢的歌，無論在何處，均已無福享受——即在大同江畔，也見不到白羅寬袍長髯父老的佇立。白衣波浪——『形容朝鮮人的羣衆』，已成了昔日的夢囈，現在則完

全都變爲黃色或灰色齷齪的勞働服了。

大同江兩岸一帶。有電氣興業會社和製糖會社等大小工廠並立着，從來長閑幽靜的農村的姿態，已被瀰漫空中的煤烟消逝了。巨大的鐵橋上，電車不斷的飛駛，各工廠的氣笛，奏成種種的音律，聽來恰似在何處擊敲鐵板的響聲。

在街頭上首先望見的，鮮人攤販的姿態，從先以朝鮮語呼賣者，現在已使用很流俐的日本話。家家戶戶的門首，均貼有一張紙條，上書『攤販不准潛進屋內，警察署取締，街長。』這在三四年前所未見有的事。

我的一位相識的朝鮮青年，對我這樣的說

『都會上的朝鮮人是沒得飯吃了！最近五年間的物價，已昂騰在一倍以上。較比十年以前的情形，增漲了三倍有餘，因此一些人都盤踞在鄉間。但是鄉村的物價，雖較都市稍微低

廉，然而又無事情可做。還是得陸續的跑出來，而又因爲缺乏出鄉的旅費，故陷入悲慘苦境的很多，實在是不得了啊。』

這個青年又繼續的說：

『雖一時去到日本都會，比較好些。但是現在失業的太多了，真沒有辦法，並且已去到外埠，而又因無事可做。無錢回國，滯留於北海道，樺太等處的貧困者也很多，所以向那方面移住，已經絕望了：不過，滿洲還有點希望，到那方面去還比較好些。』

在我們談話中間。朝鮮人的行商人，有五三人走過眼前。忽然有兩個不同的行商人，推開了一家門板，踱進了屋內，但卒被家人逐出來，這纔是應接無暇的一件事。

在馬路上，有二三行商人講起話來了，他們所講的是些什麼，絲毫都聽不懂，內中一人突然的換了一句生疎的日本話。

——無論如何，總是賺不到錢。真難死人

了啊！

這不是我的創作。完全是寫實的斷片，我受了行商人的悲哀與吁嘆口調的感動。勉強的苦笑了。

一小時經過十二個行商人！據說比這個數目還多，這樣國家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晚餐的時候，騎馬的警察馬蹄如飛似的過去了。

少停一會，由大馬路方面，傳來了嘈雜與呼號的聲音。

——我想這必是發生了什麼事故。因為平壤人以素性慍悍著名，安重根以及好多刺客都產自此地。果然是多血性的平壤人，因受了京城仁川暴動的刺激，一夜之間，飛躍百里，趕到城市街頭，與憎惡？的中國人爭鬥！（這憎惡是出自誤會）

我走到大馬路上，見到一大羣羣衆，如同

日本東京五一節示威運動，含有陰森的殺氣，奔向城內舊市街去了。

疼，冬，疼，冬，這種響聲起來了，繼續着又有窗戶被毀壞墜落的音響。我佇立在馬路的一隅，凝視着！這全由誤會惹起無意義兩民族間的鬥爭——兩民族的不幸，真是無過於此了！

翌日在市街通衢黏貼許多武裝軍人的廣告，並且書明由今日起軍隊出動彈壓的詞句。巡察戴一頂紅色的警帽，如同昔日東京近衛師團的軍隊，携帶着短銃來往的梭巡，各通衢已派有軍隊守衛，同時總督府並發出一個布告。

被捕的朝鮮人。站在武裝巡察的面前，兩手用粗繩捆縛着，並加上巡察所戴的那頂紅帽，騷擾後的市街空氣已被調和了。警察署，在鄉軍人等開始努力於被毀家屋的善後的辦法。

流言蜚語奇異的音響，普遍了全市，——這是七月六日的事實。

二，鮮農素描

滿洲的內地——尤其是近於邊疆的地方，會旅行去過的人，還能有這樣的記憶吧？

——遙遠的在山腰或山麓地方，白烟繚繞的向雲端升騰，有經過數日長時間的林木燃燒，這是土人所稱的荒火。這決非不慮的過失所燃起的，而是遠離故鄉來此移居的朝鮮火田民，爲製造火田所燃起的荒火。（日本語稱旱田曰火田）

如果在荒火後，再經一次沛然的豪雨，就有作成火田的可能，這火田可以種粟，豆，麥，包米等類穀物。但是掘挖枯樹的根幹，一株也需要數日的時間，製成一處完全良好的火田，總要三四年的綿長時間。

歸化而獲得土地所有權的朝鮮人，在三四年的長時間裏，由故鄉帶來金錢，悉數用盡，小作契約的佃農（即短期租約），借用地主一分以上重息的高利貸。奔波於長時間的勞働，

即到穀熟收穫時期。而所有農產物差不多盡被地主掠奪去了。但是含辛耐苦的鮮農；如是的繼續數年以後，方能作成一段良田；然而這是以生命換來的。

灰白的天空，白煙繚繞着，那是遠離母國的窮農，抖擻精神開拓前人未曾踏過的處女地，企圖維持其生命的花火。

數年後窮農的生活略呈穩定的時候。軍警竟又伸出貪婪的瓜牙，開始壓迫他們了，——先由對於鮮農的課稅方面來講吧！有戶別賦課稅，人頭稅，保衛團給養，馬賊討伐費，中國民兵給養，鹽稅，牛馬稅，水利稅，不逞鮮人防衛費等，簡直漫無標準的隨意徵稅，假若你拒絕付稅時，立刻就被逮捕下獄，

在間島與琿春中間，更有一種緝私隊，可說是徵收鹽稅的官吏隊，實際追索起來，就是監視鹽的密輸入，這種官吏隊，對於使用鹽的數量不管，假如即不用鹽的人。每年每人也得

按二十斤計算，徵稅二圓，這樣還不認爲滿足，並傾全力搜查密輸者，或任意加上嫌疑二字，與以檢舉和處罰，

像這樣事實，並非限有一個地方，滿洲到處都有這種情形，現在再繼續的說出一二種來，

軍警自己附帶營商，這不得算爲稀奇，見有移住的鮮人，則以官家的權威強售與商品，更非罕見的事實。在某地方一個鄉鎮上，朝鮮人開了一座小飯館，雇了一位朝鮮人女招待，表面上對於這位女招待官家是課稅三圓，實際繼續不斷的需索，這座飯館竟因而宣告歇業了。

營旅館業的，須由該管的官廳頒給旅客報告名冊，每冊需金幣一圓五角或二圓，名冊內劃有很清楚的分線：但是最多每頁不過填寫二十名，每冊使用二三日即得重換一次，結果每月旅客名冊這筆需用，也得十五圓或二十圓。

近幾年鮮農受政府的壓迫與驅逐，中國人的地主，又勾結貪官污吏，公然的以略奪手段占領鮮農的土地，如前所述鮮農在亘長時間，食不得飽，睡不得安，由地主或高利貸手裏，以最高息金借來款項，購妥這段土地，又公然的被人強行奪去，在這種場合，要有與以反抗的人，即用繩索捆縛去了，然後加上一副未曾想像到的罪名，把他送進牢獄。

倘若鮮農對於政府和地主有反抗的情形，即加上共產黨員或赤化頭銜，他們雖是朝鮮人——如同日本人：然而中國政府直接可以把他們逮捕投獄，這是基於民國十四年朝鮮總督府和東北當局，關於取締不逞鮮人締結的一種協約——奉天協約。所以逮捕鮮人，即是依照協約——依照正當的國際法，因此，漂泊在滿洲的朝鮮人，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之上，何時蒙難下獄，不得而知，生活極度的顯示着不安，現在吉林省內，已有六百名以上純樸的鮮農

和其他朝鮮人，在某種冤罪之下，正在渡他們險慘的牢獄生活。

要詳細的研討起來，奉天協約是限於鴨綠江一帶一定的區域，並非有適用全滿洲的規定。雖然中國政府認為適用於全滿洲，是壓迫朝鮮人最適當的辦法，但是朝鮮總督府，却已將朝鮮人送進死地了！並且朝鮮人自己內部，尙有歸化方面間諜和對方間諜。相互傾軋，或誣賴善良的朝鮮人爲共產黨，或加以如何的罪名而下獄，這的確是朝鮮民族的不幸。

如果移住滿洲的朝鮮人，完全歸化於中國。則均能獲得土地所有權及永久小作權。然而；現在的朝鮮人，假如歸化中國，而脫離朝鮮的日本國籍是不可能的。舊高麗時代的國際法上，有『國民雖移住外國，也不喪其國籍』的字樣、而日本帝國就挪來當着他的法律；因此歸化中國的朝鮮人，成爲二重國籍下的國民。歸化中國的朝鮮人，看爲中國人時候，完全適

用中國的刑罰，法令，徵稅及公課等等，假如因其他情形，又看做他們是日本人時，非但不承認他們有土地所有權，即小作權亦不賦與。在滿洲的朝鮮人，身受奉天協約的桎梏，遂陷入極困難的苦境了。

如前所述百餘萬在滿洲朝鮮人。生活與自由權，盡被剝奪，或加以迫害與投獄，或施以殘忍的驅逐，展轉流離變爲難民。

### 三、何處是家？

清朝時代，奉天總督趙爾巽，關於朝鮮人移住滿洲的問題，曾有摺奏清帝，其內容大略如左：

『昔時高麗末年移居之朝鮮人，屬於我國國籍，即今日流寓之朝鮮人，抑及將來移住者，均能取得我國國籍，不能視同外人。』依照這幾句話看來，曩昔移來的鮮民，不能加以迫害與驅逐，直到民國時代，這種方針未見如何變更，而現在對於十數年前歸化的朝鮮人，不

僅不承認土地所有權，同時也不賦與永久小作權了。

究竟滿洲的鮮農受排斥起自何時呢？這種事實的發生，係自日韓合併後。朝鮮民族的生活程度，急激的膨脹，土地由工業革命化逐漸喪失，數十萬佃農，貧農，遂流落到滿洲，因為他們有一重日本國籍，乃被中國政府視為敵人。

永住在荒涼的滿洲內地，開拓處女地的勇氣和持久力，祇有鮮農具備十二分的可能，粒粒辛酸，步步維艱，度他們粗糙而低下的生活，安居於邊陲區域，即世界聞名的中國農民，亦恐有所不及，荒地與山瘠地的整理，製作水田，惟鮮人有這種特殊的技能。然而被認為背後有日本帝國主義武力的擁護，移住滿洲是為培植日本的勢力；但是在鮮農的自身却並未曾有這樣的意識，他們唯一的企求。只是生活的安定，突然的蒙了這層災難，現在即歸化中國

，而限於不能取銷日本國籍，非但得不到土地所有權，即小作契約也不承認，完全由於朝鮮總督府斷送了鮮人生命——奉天契約的威脅，到處受人迫害與驅逐，全家徘徊路傍，飢餓的襲激，徬徨於歧途之上。

在朝鮮本國，年年有十五萬大多數的窮農，被逼迫而離鄉。並且還有一萬人要遭受一家離散命運的支配。但是移住日本內地是早已絕望了，唯一的希望是在滿洲，然而；滿洲又如此的艱難，究竟叫他們往那裏去？

著者附記。余在改造六月號上，將滿鐵的金庫——撫順炭礦榨取勞動者，驚人的事實暴露出來以後，一般具體附蠅的滿鐵御用記者，對我竟施以卑劣的謾罵與批評，及動者頻頻的威嚇我，但是我按照長時間鬥爭的經驗，這已是屬於屢見之事，今後仍然要繼續為被壓迫諸民族，和被壓迫農民去奮鬥。

譯者附言

日本人有名中西伊之助者，於『改造』第八期（此係日人之刊物，內容多關於國際及政治之評論，每月一期）發表一篇關於朝鮮人移住東三省，及此次韓人慘殺華僑之論文，題曰『漂泊在滿洲之朝鮮人』以第三者之立場，描寫朝鮮人在東三省生活之情狀，及此次韓人慘殺華僑，其被人愚弄嗾使，造出此種兩民族間誤會之可憐，寫得曲折迂迴維妙維肖，同時對於東三省問題，及日本之橫暴野心，亦有言外之批評，其中固不免仍有若干迴護日本之處，然究不能不認其所論，見有獨到之處，故亟將譯出，獻於國人，並將譯者對於此文之感想，及解決滿洲問題之意見，一并附於篇末，庶乎國人讀此，藉能引起對於研究東三省外交問題之興趣，於中日兩國間，因東三省問題，而惹起之糾紛上，能得一適當解決之方法，是亦東亞民族之幸也！

東三省因處於日俄兩大帝國主義者之間，遂於國際上感受莫大之壓迫與威脅，北部為強俄所垂涎、南部為暴日所注目，腹背受敵，勢極

可危，而於日俄兩國中，所受日本之欺凌，尤十倍於俄國，蓋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以受歐西科學進步之影響，工商業日益發達，國勢亦蒸蒸日上，循有雄飛世界，氣吞東亞之勢，中日一戰首挫中華，日俄之役又敗俄國，自此之後，國勢益張，併朝鮮占台灣，遂稱霸於東亞，惟以其一切效法歐西，故竟趨入資本主義之道路，因而工商業愈形發達，社會狀況益陷於不安，蓋資本主義發達之結果，足使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使普通一般人民之生計，陷入恐慌悲慘之狀態也，此種現象，近年以來，愈形露骨，而其社會確已達到資本主義成熟之時期，國內經濟狀況之可危，較諸昔日為尤甚，然其國家為維持其資本主義之殘局，故向外侵略之進行，愈加殘酷急切，希圖榨取他國家民族之脂膏，以作本國人民生活之滋潤，惟其向外侵略之出路，除朝鮮為其已征服之民族屬地，可以任意自由宰割外，其次應被害者

則爲中國，蓋中國地大物博，土產丰饒，礦產及工業原料品之蘊藏，實爲任何國家所不及，誠爲世界上一天富之國家，處此二十世紀工業繁興之時代中，且復諸事落後，積弱不振，不特各帝國主義者，爲求取工業原料所必爭，即各帝國主義者，爲銷售其商品，亦必奪之良好市場也。

中國與日本一海相接，比居爲鄰，而彼復正爲工業發達，原料缺乏，商品待售之資本主義已成熟之國家，大西洋沿岸既無彼染指之機會，而太平洋西岸，正有此一與彼鄰接，肥美弱肉之國家，彼寧有不垂涎三尺，思攫而啖之者乎，如斯乎中國乃陷入不幸之厄境矣。政治被其干涉，經濟被其壟斷，一舉一動，無不受其牽掣，誠有所謂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之勢，倘再無適當良好應付之方，異日之可慮，正有不堪設想之處。

惟日本之侵略中國，固有如水銀之瀉地，

幾無孔而不入，凡爲其力所能及，而稍有利息可圖者，雖爲窮鄉鄙壤，亦爲彼所不能忘情。然於其普遍搜刮之外，更爲彼所特別屬意者，則爲中國之東三省，蓋東三省與朝鮮接壤，其間一江相隔，扁舟可渡，（中國與朝鮮，以鴨綠江爲國界）日俄戰後，俄國在東三省南部所奪之權利。復全部轉讓與日本，遼東半島之南端，原有軍商兩大良港，一曰旅順（此爲軍港）一曰大連，（此爲商港）昔日曾爲俄國注全力所經營，實爲中國東北部唯一極重要之海口，凡中國東北部商品之出入口，除營口占得極少部分外，幾全以此港（大連海港）爲咽喉尾閘，自由俄國手中轉讓與日本後，日本更全付精力經營之，大連幾握商務之總樞，旅順則爲其遣外艦隊之海軍根據地，而東三省產物之富饒，實爲吾國內部各地所不及，食料則有米，麥，黍，穀，高糧，玉蜀黍，番薯，馬鈴薯，及其他雜糧，尤以大豆爲世界之特產，產額亦較

他糧爲獨豐，礦產則有煤鐵五金，其他木材皮毛山絲藥材棉麻煙葉，幾應有而盡有，日本既有朝鮮及旅（旅順）大（大連）爲其後府，復有南滿安奉兩鐵路爲其先鋒，故對東三省之侵略，可以指揮如意，進退無阻，凡所需要之工業原料，盡可取之於斯地，而在國內所製成之商品，亦可盡售之於此邦，其行動實較在中國其他各處爲便利，而所獲亦較在中國任何處所爲獨厚，斯以其對東三省之操持，堅固牢實，不肯或懈，而近幾年來，以需要之急切，更是步步緊逼，不容毫髮，其來勢之兇猛，幾有立欲併東三省爲其領土之意，我國處於此種環境之下，對於東三省外外交之應付，實成爲一種極重大之問題，蓋對於處置上一有不善，卽有立刻惹起戰爭之可能也，然以中國目下之狀況觀之，內有赤匪反動派之擾亂，及亘古稀聞之水災，社會生計幾瀕於絕境，國外更有各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與覬覦，國家處境之惡，可謂無

以復加，倘國人苟非僅以感情用事，當知決無對外宣戰之可能，惟日本如始終強暴自恃，不肯放棄其侵略之野心，向我作無饜之苛求，則中國爲保全領土與主權計，亦不能坐以待亡，不謀適當防禦之方策，惟對於此項防禦方策，究竟應採何種形勢與手段，並究竟達到何種程度與目的爲原則，則誠爲一種有研究價值之問題也。

惟當吾人研究關於東三省問題，對日外交防禦方策之前，更有一先決問題，應加以精確之研究者，卽須先要明瞭，日本對於東三省之侵略，究係採用何種手段與方式？並且其侵略上之主要目的，究在某事與某物？果能對此二點，有正確之認識，而後再審慎研究關於應付之方策，則胸有成竹，全盤瞭然，而東三省對日防禦外交之方策，可謂思過半矣，防禦外交之方針既定，而後再本此既定之方針，按步處理，不卑不亢，以全國之力量，與之折衝周旋

，庶基於中日雙方之利益上，對此糾紛癥結所在之東三省問題，能得到一根本適當之解決，此不特於中日兩國人民之感情及福利上，有極深之裨益，即於東亞之和平，亦有莫大之關係焉，誠以東三省之實際情形，確已成為極嚴重之國際問題！非如普通內地任何糾紛之簡單，國人倘非昏眊自欺，應知此種問題，終久必須有適當公平之解決，國人實應將眼光放大，遐睨遠矚，早謀所謂妥善解決此問題之方策，決不應再圖敷衍，或空喊無補，而自欺的諱莫如深也。

中西伊之助於此篇文中，曾有一段關於朝鮮青年，對朝鮮人民生活狀況之自述記載說：『都會上的朝鮮人是沒得飯吃了，最近五年間的物價，已昂騰在一倍以上，較比十年以前的情形，增漲了三倍有餘，因此一些人都盤踞在鄉間，但是鄉村的物價，雖較都市稍微低廉，然而又無事情可做，還是得陸續的跑出來，而

又因為缺乏出鄉的路費，竟陷入悲慘苦境很多，實在是不得了！』這描寫朝鮮民衆，受日本資本主義者之苛刻的榨取情況，如何的深刻明顯，同時又記載着一段說：『雖去到日本都會，比較好些，但是現在失業的太多了，真沒有辦法，並且已去到外埠，而又因無事可做，無錢回國，滯留在北海道，（日本地名）樺太島（即庫頁島南半屬日本）等處的貧困者也很多，所以向那方面移住，已經絕望了，不過：滿洲還有點希望，到那方面去還比較好些』由此一段記述，更可以知道日本內地，因資本主義之極端發達的關係，亦已造成社會生計十分之不安，即本國人民之生活，且無法解決，更何許朝鮮人再前往奪食哉！因此朝鮮人於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極度宰割後，已至走頭無路，生計斷絕，其都市經濟，固已盡爲日人所把持，使朝鮮人無絲毫活動之餘地，即農村生活，亦因受日本資本主義發達之影響，而經濟整個瀕於

破產，而尤使朝鮮人之迅速趨入死路者，則爲日本人與朝鮮人在法律地位上之不平等，蓋日本法律『此法並非依憲法而言，乃指其地方法，及特別之規定而言』對於日人及朝鮮之待遇極不平等，譬如日本人在朝鮮各處經營企業及農林等，日本政府不特賜予許多特別優待條件，同時更予以經濟上實力之接濟與援助，假定有某一日人在朝鮮某地發現一處荒田，或水潦之地，可加以整理而使其成爲良好耕田與水田時，祇要由本人繪具一紙圖樣，呈報於地方政府，經地方政府覆查屬實，可不用其他手續，即由地方政府轉請本國政府，貸予資金，使其開發，此項貸予資金，利微而期限甚長，甚或尙有限年歸還不取利息者，而歸還手續上，更極端便利簡捷，毫無煩難，同時地方政府，對於營斯業者，亦格外予以保護優待，務使日本人在朝鮮能得充分之收穫而後已，故日人近年在朝鮮經營此項巨大農田林場者，爲數甚多，至

於日本人在朝鮮之經營其他企業者爲數亦不在少，而政府對其待遇與援助，亦與經營農林者，用其同樣之方法，至於朝鮮人之對於工商業本即拙於經營之技術，而尤乏於資本，原即無與巧於技術雄於後援之日本人，相競爭之可能，而復加以法律上待遇之不平等，其欲不拱手敬讓，望而咨嗟能可得乎，斯以朝鮮各地之工商業，資本在五千萬圓以上者，幾無朝鮮人之一片店，廠，農業方面，則朝鮮人更相形見拙，不堪比擬矣，蓋朝鮮人之從事於農業者，皆仍以體力或舊式方法而經營之，日本人則既有政府爲其後援，資本自然雄厚，而工具及經營之方法，更皆採用其最新式者，此尤非知識簡單，方法拙陋之朝鮮人，所能與之爭鋒矣，故近年以來，在○鮮內地無論何處，皆可見到豎有日本人標誌之偉大耕田及林場，而朝鮮人向日之爲中等以上富農者，今則多變爲貧困，而向日依人佃耕之貧農，今則均轉爲日人之僱傭農

奴矣，且更以機器代替了人工，甚至有求爲僱傭農奴而不可得者，因斯朝鮮人之生活，乃陷入不堪設想之悲運，中西伊之助於前文中對朝鮮青年自述之記載，雖係假托之言，究之確爲實際情形，朝鮮人於其本國以內，既受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如此的慘酷宰割，欲留於國內既不可能，而日本內地之社會生計，又如朝鮮國內之情況不相上下，去日本內地謀生，亦屬事實上之所不許，因此其所認爲天國樂鄉者，惟有其比鄰接壤之東三省矣，蓋東三省之在中國，昔爲邊塞荒鄙之區，開發比較甚晚，除遼寧中部及西南部，已早爲居民繁盛之地外，吉林，黑龍江，及遼寧東南，東北，西北，東部各地，至今開發猶未及一百年，且至今仍無居民之地，實尙多多，地質既甚膏腴，產物自甚豐富，朝鮮農民，原卽富於任勞耐苦之性，凡移住於東三省者，率多趨於偏鄙荒野之區，斬荆鋤草，懇荒地爲耕田，種穀蒔麻，白衣自食，

除少數不良份子外，鮮有居於都市者（朝鮮人之居於中國都市者，經營正當工商業者甚少，非販賣毒品，卽爲日本之走狗，警察偵探等）惟朝鮮人既以國內不能謀生相率移居於東三省爲日既久，來者益多，結屋比居，漸成村落，其中良善固多，而不良之份子實亦大有人在（朝鮮人居住之區域，時有韓人共產黨及獨立黨人潛藏出沒）自民國二三年以來，日本在朝鮮之官廳及駐中國領事館，恒因逮捕朝鮮獨立黨，派遣武裝軍警，違法侵入華界，此不獨侵我主權，更以中鮮人民渾雜居住，因日本軍警逮捕韓人，且常殃及中國人民之生命與財產（由民國四年至十三年時，日本軍警，常寅夜侵入中鮮人雜居區域，任意槍殺中鮮居民，及縱火焚燒其房屋，中國人民被其無故傷害焚燒者，月恒數起至數十起鮮人更無論矣）東三省當局，爲保全主權，及使中韓人民雜處區域之華民，與良善韓人之生命財產安全計，故於民國

十四年與朝鮮總督府，協定一種取締朝鮮獨立黨人協約，其內容大約即由中國官廳，代替日本取締不良韓人，中國官廳捕獲韓人獨立黨後，即行引渡與日本官廳處理之，日本軍警非經中國官廳允許，不得違法侵入華界，逮捕犯人等，即中西伊之助於茲文中，所稱之韓人橫被束縛之奉天協約是也。

考中國之待遇韓人，在過去本極優厚，不獨居住上有充分之自由，即職業上亦無特殊之限制，至於教育宗教等更取不干涉之政策，且凡歸化者一切均享華人同等之待遇，惟自民國以來，韓人移住於東三省者漸多，而日本挾其從來侵略之野心，竟利用韓人之兩重國際，非特初移住於東三省之韓人，其認為仍屬日本之國民，即已移住於東三省百餘年之韓人，不但言語文字風俗，已完全與華人同化，且與華人已通婚姻至若干代者，日本亦仍視作其為日本人民，倘有事端發生，日本駐中國之領事館，

即藉詞橫加干預，縱使韓人不欲受其保護，彼亦不肯放棄其干涉之舉動，且凡少有韓人居住之地，日本即任意派遣軍警屯駐，美其名曰保護僑民，韓人較多之處且更違法強行設領，命其名曰監理商業，步步進占，貪求無厭，藉事搗亂，故意尋隙，中國官廳鑑於日本之藉韓人以行侵略，不得已只得稍行變更昔日優待韓人之辦法，故凡後移住於東三省之韓人，倘非經地方官廳之許可，即不准人民私自售地或租地於韓人，以致韓人不得再享昔日在華之優遇，然此乃日本之侵略野心，有誤於韓人，並非中國之薄待韓人也，中西伊之助對於此點之批評，未免仍帶有日本人扁狹之氣味，實猶未能以遠大公平之眼光，評論世事之是非焉。

至於此文中所描寫東三省地方官吏之跋扈不當行爲，實屬不可諱言之事，且此種不幸事件，不但韓人受之，即中國人民亦無不同樣受之也。其如社會方面，地痞無賴，及爲富不仁

之土豪劣紳，高利盤剝，魚肉貧民，更屬華人之及韓人之所同遭，亦非其對韓人即高利剝削，對華人即親愛優待也，此亦係中西伊之助氏，祇見其片面，而未深窺其底蘊也，總之無論對外，與對內！關於東三省地方下級之吏治，當局者實有稍加整頓之必要，而對於社會方面，亦應稍加利導，使貧富之間，能得其平，而不至促成將來之隱憂伏患，亦行政上所應負之責任也。

以上所述，祇就該日人中西伊之助氏所論之範圍，稍加申叙，惟日本之侵略東三省，並非僅以韓人爲其工具，且最初日本亦未必計及欲以韓人爲其侵略之工具，此特因自然而適促成其借爲工具之機會耳，日本侵略東三省之手段及方法，固尚有十百倍之險毒狠辣於此者在也，如商業侵略政策，鐵路侵略政策，移民侵略政策，屯駐軍警侵略政策，外交侵略政策等，無一不較借朝鮮人爲工具之尤爲毒辣也，然

彼用此種種毒辣之手段以謀我者，真無非欲獲得利益，饜其所求，而中國處此環境，對於應付之方策，實成一艱困難決之問題，蓋一一允其所求，不特喪失國權，甚且東三省將非我有矣，如盡拒之，使其在東三省已奪到手，及正謀奪取之利益，盡數放棄而不允絲毫染指，此可爲事實上所不可能，蓋此乃形勢之極顯而易見者，非可諱飾已之也，故目下關於東三省問題，對日之外交，實應妥籌實際上根本之解決良策，不能再以向日之敷衍方法處之，蓋日本對東三省之侵略，已漸趨於積極，假設我仍與彼敷衍，不作根本之解決，而彼竟置我於不理，益逞其野蠻橫暴，則我究將如之奈何乎？實行決裂宣戰乎？抑一任其壓迫恣睢乎？此皆不可者也，故刻下欲謀東三省之安全，及免除將來之後患計，實應擇其緩急，權其輕重，而早日決定對日外交迎拒之方針，譬如日本之侵略東三省，不僅止在經濟方面獲得利益而已，政

治上實亦具有莫大之野心，而我則可酌量其輕重，而擇無害於後者以予之，換言之即於經濟實業方面，對於中日雙方均有利益者，不妨於可能範圍內，酌量容納日本之要求，以完密之計畫，慎重之規定，務使能有利益於雙方，決無後患於將來，借彼之資本與技術，出我富藏與人工，對於東三省之富源，不妨盡量開發，此於我既可獲得利益，復可緩和日本對滿侵略之緊張空氣，且不悖於本黨總理容納外資開發中國實業之主張，至於政治方面，則必須作堅決之抗拒，而不能稍有絲毫之讓步，如撤退駐軍，取消日警，以及廢除鐵道附屬地日本之審判行政權等。務必以死力與之相爭，不達目的不止，彼於經濟方面，既有相當之獲得，對於政治方面，想彼亦不至無若干之讓步，如斯中國既可保全領土與國權，復可借以開發自己無力經營之實業，避重就輕，實為兩利，而後再舉國一致努力，極圖自強，以漸進之步驟，

再逐次收回前次共營之事業，不特目前之難關渡過，即將來亦可藉此已收回事業之基礎，作更進步之發展，惟對於容納其經濟事業合作要求之初，對於方法及手續切須作精密之計畫，不可草草成約，遺患於將來，且日人狡詐，更不能不作審慎之預防也，至於韓人之移住問題，果日本能放棄其兩重國際之主張，不妨仍如昔日優厚遇之，否則對其購地置產之權，決無允許之可能，蓋此非薄待韓人，實為防暴日也，惟對於其謀生上，亦應本扶助弱小民族之意，予以相當之便利，至於地方之吏治，更應作切實之整頓，務使其正直清明，此不特對於韓人有益，即於外交上，亦可免人之藉口，且中國人民，亦可蒙其福利不淺也，況三民主義，原有扶助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國主義者之主張，更當使地方官吏，注意指導居民，與韓人親善相處，以變換其親日之心理，使其所以陷入此種苦境者，純屬日本直接間接之賜予，

並日本逐韓人入滿，移日人於韓之毒計，轉其視線，令其以仇我者而親我，使日本認爲侵略之工具者，而反回戈相向以攻之，如此則東三

省問題，庶能和平解決，而不致惹起巨患乎，願國人其共起以研究之也。

(二〇，九，一〇於天津鏡幻)

若槻心中目之

## 中日共存共榮

永遠不放棄滿蒙權利

嗚呼！是之謂正義外交！

【東京電】本日於富山市舉行之民政黨北陸大會席上。若槻總裁關於對華外交之演辭如下。現代之外交。係以國際正義爲基調。而以世界之共存共榮爲目的。對華之外交當然亦根據此種精神。我等尊重中國之新興意識。然而此種精神。並非有背馳日本於滿蒙享受之權利。蓋因此種權利。於國際正義上言之。日本毫無放棄之理由。無論何時。不能不擁護。因此對於此等權利若有妨害。吾人具有覺悟與決心。然而我等不可忘者。卽不畏懼一切。以實行吾人之外交政策。並以國際正義爲基本。以遂行共存共榮之主義云。

## 國際商會重視銀問題

決定召開世界會議從速挽救經濟沒落

【巴黎合衆電】國際商會。因見各國政府均無所動作。現決定舉行一世界會議。以考究增進銀價之方法。該會深信銀價之跌落。爲目下經濟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蓋欲恢復世界經濟。必先解決銀問題。該會於數月前在華盛頓舉行兩週年會議時。已建議由各主要關係國政府召開銀會議。但自此之後。事實上迄無一國有意發起召集。而此項會議。似已無實現之可能。現國際商會擬召開之世界會議。時期尙未定妥。因尙須先與各會員國之分會商酌。但決計盡力以求速開。又據該商會所得報告。美國各政治領袖。仍希望於十二月開幕之國會中。可以促使美國國會。對銀問題之政府會議有所盡力云。



## 長江水災與國人今後應有的

### 覺悟

兆喜

在現在政治紛擾的中國，尤其是在列強鐵蹄下苟延殘喘的中國，不但敵人在俟隙作吞噬之想，即國內也是天災人禍，不斷的延長着，試翻開民國肇元以至現在的報紙來看一看，竟沒有一天不記載着戰爭，天災，匪患等各種同樣的事實，像這樣已經有二十餘年紛擾歷史的中國，倘若國人仍不自覺的過着偷安的生活，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宗旨，那麼國亡家破自然是門羅主義的同胞們所應有的代價了！

我國最近幾年來的天災人禍，可說是已達焦點了！去年山西及陝甘的酷旱和兵災，已足使山西及陝甘的經濟根本破產，而大部分的居民都已流離四方，過其逃亡異鄉的生活，這樣的重創和損失，在多事之秋的中國，不但無暇來顧及，簡直是沒有力量來救治！又如今年石逆搆兵而被害的區域，每縣的損失又曷可以巨萬計呢！

舉國痛心的長江水災，雖經中央不遺餘力的救護，但在一般民衆方面，仍是昏沈沈而漠不關心的過着太平的日子，好像是已經很有把握的，自身絕不會罹有這種災患的危險的樣子！這種個人幸福主義的劣根性，印在我們中國人的腦海中是有很久的歷史了！但牠影響到我們的文化，政治，的不能進展是有多麼偉大的力量啊！但是時代是變遷了：過去的事實已經很明確的告訴我們；在今後的社會上，為生存

而競爭着的人們，必需『團結』『互助』的精神，來發揮『合羣』『博愛』的天職！否則便是自趨滅亡之一道了！

像山西陝甘那樣的酷旱，長江這樣空前的水災，不過是自然界的一種變態！但是究竟在什麼地方才能適合這種自然現象呢？這是無人敢作預言的！更不是什麼時運的使然！所以在今後的每一個同胞，都應該存着一種同舟共濟的決心！祇要是有一人被難，即應羣起赴援；祇要事屬公益，即應羣力而為之！這樣的和衷共濟，才能够真實的表現出中華民族的偉大神！

我們更進一步的把眼光放大些來看一看：在四周包圍着我們的是什麼環境！

『五卅』先烈的血跡還未拭掉，朝鮮的屠華運動又應運而起了！這樣的殘無人道的殘殺事件，何以不發生在其他國家呢？這不正是因為我國『文化』『經濟』的落後，而造成一般利己主

義的頑固國民，所表現出的國族精神嗎？但是我們過去的歷史，已是不堪回首了！許多的弱點建設了一個任人宰割的國家，處處都在盡量的表現出很可恥的民族懦劣的精神！可是未來的重要使命，還要我們來負擔的！將來的事業還要我們來建築的！現在北伐早已完成，國民革命已告一段落，當此訓政的時期，我們民衆都應該自覺起來在中國國民黨的指導之下建樹起來這一個東亞的古國！光華燦爛有四千年文化歷史的古國！同胞們不要再睡覺作夢的渾下去吧！『覆巢之下無完卵』不要以為禍未臨頭，就毫不關心啊！





# 一個留學生

(獨幕劇)

舒之

## 劇中人物：

王純明 三十歲左右青年，着華美的西服，  
湯季英 二十四五歲之閨女，着華麗的旗袍，姿態嬌艷。  
李淑如 王純明之妻，年三十左右，穿樸素的華服，態度嫻靜。  
王小因 王純明之子七歲，天真爛漫的小孩。  
王母年六十歲之龍鐘老婦  
劉炳輝 王友  
夏少卿 王友  
男僕王二  
女僕鄒媽

## 劇外人物：

湯益庭 湯季英的父親大資本家。

李哲文 李淑如的兄

## 時間：

現代。

## 地點：

王純明的書齋。

## 佈景：

左壁靠着台前，有一個大窗子，窗前置一條四方形的書桌，和一條可轉動的木椅子；左壁放着幾個洋書架子，正面向左手有一門通內房，中間置着長沙發一張，壁上懸着西洋的名畫數幅中間夾雜的，就是

幕上：

王純明夫婦新婚所撮的相片一個。右壁角上又置着一個洋式的衣架，壁上鏡框中裝些王純明的各種的碩士，博士和文憑，中間置着三尺高的大鋼琴，琴邊有安樂椅一個，右壁靠舞台口，有一條門，可通外面。台的中置着一個小圓几和小椅子數張，几上排列一空花瓶子。散置痰盂一二隻。

王純明對着書桌坐下，手執女子全身相片，凝視，并且不住的對的相片接吻，臉呈一種微笑。自言自語道：『世間像這種又美貌，又華麗的女子，實在少有啊！現在同我她兩人，若是能夠達到自由戀愛的目的，可真不負那三年在美洲着刻苦了！但是她今天約我到這裏來磋商最圓滿的辦法怎麼到這個晨光不見來呢？』說完，連忙又拿着相片使勁的狂吻，嘴裏帶一種呻吟道：『她若是不來，似沈大海，她若是到來，

便春生徹齋，春生徹齋！』說着又拿着相片不住的吻，嘴裏繼續的念：『她來也不來啊！』

房裏的門，忽然響了一聲，王純明嚇了一跳，眼睛瞪視外門。王夫人却手裏捧着一束鮮花，從內房走進來。王顧驚惶失措，急忙把那愛人的相片，藏入屜中。露出不快的神色，向着她。

王妻『這幾天我看你很有一點不爽快的樣子，想來一定是用功大過的緣故，所以我特爲到花店裏買了這一把玫瑰花給你消遣，我看你還是多多休息，少用些功的好，你看這個玫瑰花開得好不好？聽說西洋人看紅玫瑰是愛的表示，這一把紅玫瑰，表得出我們倆的愛情不呢？』

王『……………』

王妻『怎麼？你怎麼不說話了！你這一次從美國歸來之後，對我很是冷淡，比起留學之

前，差得遠了！這是什麼緣故啊！難道得了博士，便是爲書呆子，書卷子便真的比妻子可愛起來了麼？」

王「瞎說八道！」

王妻轉面向着花瓶，頓然顯出驚訝的神色，回頭問着他說：「瓶裏的花，怎麼不見了！是誰把他拔去？是王二麼？還是鄒媽？瓶中的花還插不上三天，還是好好的，沒有凋謝，……」

王「是我把她 掉了！」

王妻「可惜得很！我還想着把她換進寢室裏去呢！」

王「還有甚麼可惜？有了新的，舊的自然得丟掉了！」

王妻「……」面露出驚疑的樣子，而瞠目凝視他。

內房有小孩唱着童歌，跟着王子從裏門跳踉出來，走到他的母親面前索花，母親不給他。又

走向鋼琴啟蓋捺琴唱起歌來。王走前攔阻排斥。兒就哭呼母親。她連忙把花亂插在瓶，走向兒前。

王妻「你這個人這一次從外國回來，真像得了神經病一樣。你看他以前不是你的心肝肉麼，今天爲甚麼怎麼粗暴？小小孩子經得起你這樣摧殘麼？」

王「你不要容縱小孩子了！」

王妻「我多怎容縱了他？你自己想着剛才是不是你不對，他按琴唱歌，有甚麼錯呀！你開口就罵……」

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我今天事情多激了，心裏非常煩悶，經不起他這樣鬧。我說，你母子倆都清清靜靜的，給我走到裏面去罷！」

王母聽見室中兒孩哭聲，扶着鄒媽的臂籠鐘走出來。

王母「小孩子好好得爲甚麼哭了？你們倆拌了

嘴麼？」

王子『我捺着鋼琴唱歌，爸爸罵我』說完又哭叫起來，躺在他祖母的懷裏，睜着眼睛向父。

王妻（面向丈夫；）『你要要早把理由說出來，我早也不讓他按了，但是，這樣你也不應該開口就罵他。』

王『……………』

王妻（又面向其姑；）『媽不用愁煩，沒有甚麼事情。』

王妻（携着兒手，轉向門邊，一面對兒，）『乖乖，別哭！此地不好玩，我們到裏面玩去，好玩的東西多着呢！誰希罕這個美國貨的鋼琴！』說到末了，聲音帶一點悲惻，一面取手巾搵淚。

王瞠目看着妻子進去。

王母：愕然，默默無語。

王『媽不用愁煩，沒有甚麼事情，剛才只是教

訓小因，不覺得多說了幾句話！』

王母拉着圓几靠椅子坐下，王轉坐下首。

王母『純明呵！我最近有幾句話，多怎就想同你說了，沒有機會，今天恰好沒有甚麼事情，現在又十分清靜，我同你明白說了罷！』

王『媽有甚麼事情，請快一點說罷，等一會就有朋友來……………』

王母：『我說的不是別事，就是你那個媳婦……………』

王『媽是說的媳婦不孝，不是？媳婦不孝的情形，兒子早就知道了，現在正在想法子處置她，像這種不孝不順的媳婦，實在不能够留在家裏，像這纔的情形，媽是親眼看見的，我教訓小因，她就護着他，同兒子吵架……………』

王母：『不是不是！我不是說她不孝，是說的她孝順，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

王（作吃驚的模樣）『怎麼？』

王母：『這個媳婦不是我替你討的，是你們自己自由結婚。所以當她剛過來那幾年，老實說，我很不大安心，怕她不能夠孝順我，我可沒有想到她過門這幾年，一切做人說話，都還十分過得去，所以等得你去留學的時候，我也十分放心，但是……』

王『她一定不孝了。』

王母：『不是，不是！我是說，我沒想到這三年來竟老病起來了……』

王『她沒有伺候好？』

王母：『也不是！這三年多完全虧了她一個人……』

王『呸』

王母：『你聽我把話說完了着！這三年多我若不是這個媳婦，我命恐怕早已沒有了啊！她伺候我真是無微不至，就是親生的女兒，也不外如此罷！我心裏還沒有想到

的事情，她先已替我體貼出來了！不用說別的事情，只舉一個例罷：我病骨支離，睡在牀上，周身痛疼，我正想同她說，替我想一個甚麼法子，話還沒有出口，她早已替我縫了兩床很厚很厚的褥子，替我舖上了！我病重的時候不用說她是時刻不離身邊，就是平常也差不多一早到晚都守着我的，不能夠做那許多事情。』

王 回頭向着台下裝鬼臉。

王母：『等得我的病稍為好得一點，覺得無聊，她不是念小說給我聽，就去拉她的朋友來陪我打打麻將消消遣……』

王『哦！她打起麻將牌來了，幹起賭博的事情來了。這還了得？』

王母：『我想她一定是爲着我悶，終特爲我打牌，她背着我，始終沒有看見她打過牌，就是朋友也全是她的舊同學！』

王『媽不知道，她背着媽幹的事情呢！』

王母：『你不要誣說好人，她背着媽幹些什麼事情，我都知道，小孩子要不是她管教得好，也沒有現在這個樣子！』

王『媽又那裏能夠知道她背着媽幹的甚麼事情呢！』

王母：『那麼你一定抓着甚麼證據了！』

王（躊躇半晌）：『要說甚麼證據，到還未便，不過可以想像得出！』

王母：『好道，你既然沒有甚麼證據，你就不應當說她的閒話了！再說我做母親的人，還有個不替兒子監督媳婦的麼？我見你這一次從外國回來之後，對她很是冷淡，這是甚麼緣故？你以前不是比我誇獎她，還誇獎得厲害麼？通共三年的工夫爲甚麼就變得恁麼厲害呢？』

王『彼一時此一時，這是當然的事情，那個時候，她好，所以誇獎，這個時候她不好，

自然不能夠亂誇獎了！』

王母：『不對，不對！我看你一定另有別的緣故。』

王 臉微紅。不語。

王母：『我上一次在湯家，看見你同湯小姐很是親密，不要是因爲同湯小姐要好，就同她不好了罷！說起湯益庭是你父親在世時的好朋友，彼此有通家之誼，你同她的小姐就來往得親密一點，自也無妨，況且你們又是在美國同學，自然更要來得親密一點。不過，男女交際，再怎樣總得有相當的限制，你是已經有了老婆的呢！她還是黃花閨女，不要因爲形迹太親，讓別人說出閒話，害了她的婚姻大事纔好啊！』

王『現在的社會，實在太壞了。對於男女交際，差不多是絕對不自由，一看見有一男一女走在一起便要說幾句閒話，這實在太不成了。我們新人物，第一的任務，便是

打倒一切舊惡的習慣。我同湯小姐兩人完全是同志，我不必講是不怕人說甚麼閑話，就是她也是一樣，所以關於這一點，你老人家，完全不用憂慮。

王母：『我當然不是干涉你交際女朋友，不過我是說的你不要因交際女朋友而把自己的妻子冷淡了。……』

外門忽然兵兵嚮着。

王：『喂！』

王二從門外進來，向着王：『有客在外面等着要見少爺。』

王：『哦！』（轉向母，）『現在有朋友來商量一點事情，你老人家的話，明天再談吧！』

王母：（知機，即從容站起。）『你既是有正當的事情，那麼我也不在這裏妨碍你們了。』

王母：又顛危扶着鄰媽的臂向內門進去。

王向王二：『湯小姐來了？』

王二：『不是！是劉少爺同夏少爺！』

王（皺眉不悅）『斥』繼向王二：『王二！你把客人辭掉，說我不在家。』

王二：『我不知道少爺不見，已經告訴他們了！』

王（作無可奈何的樣子）：『給我滾出去，把客人請進來。』

王二：退。

王（又皺眉自道）：『今天真倒他媽的霉！要他來的不來，那不要他來的，又跑來了。一早上始終沒有開心過，剛同黃臉婆倒一個蛋，就聽聲晦背一大拍的閒話，真不知道爲甚麼怎麼倒霉法！』

外門開了，二個朋友即進來。

劉夏『Halloo Dr. Wang！』

王『Halloo！ Mr. Liu Ad Mr. Hsia！』

三人互相握手分坐。

劉 『剛纔我聽見王大哥在那裏嚷說倒霉，甚麼事呀！』

王（臉帶着微紅口口苦辯） 『沒有甚麼事情，我把一件心愛的東西丟了！』

夏 『哈哈！王大哥大約是把嫂嫂丟了！不是！』

王 『斥』

王二：立在一旁痴笑，王斥之，令他進裏頭倒茶，王二進去。

劉 『我們還沒有同王大哥賀喜！』

王又愕然。

夏 『你得了博士回國，不應當賀麼？』

王心神始定，謙讓。

劉 『我前天在東方雜誌，看見王博士的論文，佩服得很！畢竟博士的見解比學士又高得一層，士別三日，刮目相待，三年不見王大哥公然由社會主義者一變而為資本主義了。』劉語氣稍帶着嘲笑。

夏

『王大哥豈只主義變了，連態度還都變了呢！我記得從前王大哥，把S書局恨透了，說他們資本家眼只知道黃的白的，曾經對我發過誓，一世不賣稿給這兩家書局，原來也只是一時之憤慨，現在賣了一篇，又賣一篇，由此看來，王大哥的態度的確變了！』

王臉又顯着微紅，稍爲忸怩，跟即抗聲而辨。王夫人同時從內房進來，手捧着茶盤，上放三個茶杯，壹盒香烟，與客招呼。

王（向着他夫人） 『怎麼不叫王二或是鄒媽捧來，你自己跑出來幹麼？』

王夫人： 『我聽見王二說知道是你的好朋友來了，怎麼能够不親自出來。』

劉夏 同聲稱讚道謝道謝。

王 『你今天不用在這裏，我們還要商量一點要緊的事。』  
王夫人不說話，同客告罪畢，快快進去。

劉夏同聲：『王大哥，爲甚麼不讓嫂嫂在這

裏，我們今天並沒有別的事情，只是來這裏閒談一歇罷了！再說從前，你不是還常常叫嫂嫂出來，同我們一道談天說笑麼？

王『我今天不喜歡她在這裏，所以叫她進去！』

夏『真的——王大哥，完全變了一個人了。不

但對外變了，連對於家庭的態度也都變了。美國的博士，原來會變人的性質！』

王『你們都是瞎說八道，我是個大資本家麼？

我多怎變了。我還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者麼？不過三民主義不能夠吃飯，總得要鼓吹鼓吹，登台掛起黨國要人的招牌才行，現在有許多理想家，調子雖然說得非常之高，其實於三民主義的實際，完全沒用呵！我最佩服的就是孫中山偉人，他的畢生學問和毅力，已經貢獻了中國史上，所可

恨的，就是現在的一般叛逆軍閥以及反革命份子，破壞統一，弄得國民死裏逃生，難中遭害的苦痛，你看看空前的共產黨徒，盤旋長江一帶，種種的悲慘消息，報上可以概見了，我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就有這些慘聞，何能袖手旁觀呢！……』

劉『哈！哈！王大哥真是一片愛國心呀！不過

還要自己去實行呢？我現在要問王大哥一件事，就是現在一般號稱文學家的賣稿給商務印書館，到底是利用什麼手段呢？』

王『這種手段，不是別的，就是一個神秘的「

吹」字。現在有許多做新文學的人，常常做許多小說論說，說自己怎麼窮，怎麼有才不遇，弄得來，連「粗茶淡飯」都沒得吃呢，這也就是得着吹的秘訣，先得把自己宣傳成窮無立錐，纔好引起青年們的同情呀！這就叫作自己廣告，他們若不先行替自己廣告出來，這個社會先已不知道他

們個人的存在，那麼他們又怎能實行他們的手段了呢！他們賣稿給商務書館，不外是利用牠來替自己廣告罷了！爲着目的不擇手段，這就叫作「手段的神聖化」這也不是他們的發明，也是社會文學上一種遺傳啊！！

劉夏（同聲：）『真是士別三日括目相待，我們沒有想到王大哥的學問進步了這許多！同時也可見美國的博士，真有一點價值，真不能不也去丟他怎麼一個學位來了。』

王微笑。

室中暫時沉默。各人取烟抽着。

夏『王大哥的學問，我們已經領教，已經知道比以前，很是進步了！但是關於男女間的戀愛問題，不知道還有別的見解，或是同從前一樣。』

劉『是的，我記得王大哥以前是主張的博愛，說是一個男子可以愛多少個女子，一個女

子，也可以愛多少個男子，並且還不應當吃醋。對不對？』

王『關於戀愛的問題。我現也比前進步了。以前主張的自由結婚，現在可修改成自由戀愛了。自由結婚是打破親權，自由戀愛更進一步連夫婦間的形式都要打破。這就說是博愛，也無不可。』

夏『那麼譬如嫂嫂要愛別人，你是聽她自由，你要再愛別人，她也得聽你自由，是不是？』

王『是的，自由戀愛的真精神，就在於絲毫沒有勉強，現在我的淑如就假定愛你們兩人，我也絲毫不反對，同時我若是愛上別人，她也不能夠反對我，』

劉『哈！哈！王大哥完全說的便宜話，你嫂嫂絕對不會去愛別人，這幾年來已經證明確實了，若照你這樣實行起來，只有你另愛別人的時候，不許她吃醋，對不對？本來

世間男子，誰不多情，尤由是我們中國的男子，多半是一夫多妻，現在你這個自由戀愛的學說一出，更完全由新思想證明舊制度是沒有錯的了。難怪現在許多講自由戀愛的青年，常常把前妻休棄另起爐竈。

王(微笑。)'『你要這樣說，就這樣說去！不過自由戀愛的真理，完全在「自由」兩字，就是說彼此自由，那些女子們，自己不願意自由，也只好聽其自行拋棄權利罷了！』

夏『我恐怕會有流弊罷！』

王『在這個不開通的中國，流弊自然是有的，不過我們先覺者，不能夠因為他有流弊而躊躇，我們非得打這個先鋒不可！』

王說完露出很決然的樣子。劉夏同聲稱贊。夏更伸大拇指一指嚷道：『真是不錯，真是新人物！新人的戀愛觀和新人的實行力，真令人佩服倒地！』

在他們談論的中間，王二由內門走出招呼，後開外門出去，至此時又從外門進來，向着王『湯小姐來了，我辭她少爺不在家，她不肯去，怎麼樣；還是請她進來，見少奶，還是請她出去？』

王(大怒斥。)'『你這個東西，真是糊塗，誰叫你辭湯小姐(指王二)還不趕緊給我請到這裏來，還等甚麼？』

王二踉蹌的去出。

王也跟出。

劉夏相視掩面而笑。

劉『老王的自由戀愛來了！』

夏『我們只有睜大眼睛，看新人所唱的戀愛劇好了！』

劉『依我看來，我們差不多也好退卻了！大賴久了，不要討一個無趣纔好呢！』

夏『真的！新女性的魔力畢竟比老同學的大，你看起先我們倆候了多麼久，這一會他老

先生是多麼急？」

劉「一個人有不得學問，一有了學問，連舊同學都不着上眼了。」

夏 甚麼學問？還不是幾千塊錢買來的博士文憑，誰又希罕了，當真念起書，通共不上三年念得幾本書來，現在可在我們面前充起學者來了！」

劉「你不要說了，有了博士文憑比我們出身，畢竟要來得容易呢！」

夏「對啊！所以我也纔捧他啊！」兩人同視着壁上所懸的文憑笑了一會。門外有笑聲，笑聲中夾着不三不四的英語。

劉夏同時起立，拱候王和湯小姐握手進來。

王替劉夏湯三人互爲介紹。用英語。介紹完即分賓主坐下。四人的視線集中默默無語。一會兒，劉夏不安的辭別而去。

湯小姐：「你這兩個朋友，真不識趣，老賴在這裏不走。」

王「好了！我們可以痛快談我們的心事了！」

湯小姐：（一眼注視瓶花）「噫！你這裏已經有了紅玫瑰，我拿來得多餘了。」（王二將湯小姐的花送入）

王（喜視，並急將花携放鼻端不住的嗅着。）「好花好花！美人之貽，尤其是好的。等我把瓶中的拔去了着！」

湯小姐：（攔阻）「不要拔掉，可惜了，還很新鮮呢！只要你能夠體諒我的心意，你另外再拿一個瓶子裝上，未嘗不可！」

王「還是拔掉的好，有了你這個更新的花，牠自然又成爲陳貨了！」

王（拔花丟棄痰盂裏，湯小姐就把他的花插入瓶中，王從履中取出相片示湯小姐：「你看我怎麼樣，我今天從一早盼到如今，還害我嘔了不少氣呢！」兩人相視而笑，不由得擁抱一會。）

（未完）

# 本刊徵稿簡則

一、本刊歡迎的稿件如左：

- 1 發揚本黨主義政綱政策者
- 2 討論各種建設方案者
- 3 運用三民主義之理論以研究社會科學或解答社會問題者
- 4 關於世界革命運動之批判者
- 5 批評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之謬誤者
- 6 中外時事述評
- 7 三民主義的文藝作品
- 二、本刊稿件以語體文為主但亦酌用文言
- 三、來稿須繕寫清楚自加標點符號
- 四、本科對來稿有刪改之權
- 五、來稿如係譯品請附寄原文或註明原文名稱著者姓氏及出版地址亦可
- 六、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加蓋圖章
- 七、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八、來稿經揭載後每千字酌致一元至三元之酬金但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來稿請逕寄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宣傳科

中華民國廿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中國國民黨  
 發行 天津特別市 黨務整理委員會宣傳科

天津義租界

印刷者 福裕印務局

南東馬路十六號

本 刊 價 目			
寄 費 在 內 郵 票 足 用	預 定		月出二冊每逢一日十五日出版零售每期大洋五分
	全 年	半 年	
	二十四期	十二期	
	八 角	四 角	本 埠
	一 元	五 角	外 埠